

SESSION 2017

AGRÉGATION CONCOURS EXTERNE

Section : LANGUES VIVANTES ÉTRANGÈRES
CHINOIS

COMMENTAIRE DE TEXTE EN CHINOIS

Durée : 6 heures

Les dictionnaires unilingues en langue chinoise Xinhua Zidian et Xiandai Hanyu Cidian sont autorisés.

L'usage de la loupe est autorisé.

L'usage de tout ouvrage de référence, de tout autre dictionnaire et de tout matériel électronique (y compris la calculatrice) est rigoureusement interdit.

Dans le cas où un(e) candidat(e) repère ce qui lui semble être une erreur d'énoncé, il (elle) le signale très lisiblement sur sa copie, propose la correction et poursuit l'épreuve en conséquence.

De même, si cela vous conduit à formuler une ou plusieurs hypothèses, il vous est demandé de la (ou les) mentionner explicitement.

NB : *Hormis l'en-tête détachable, la copie que vous rendrez ne devra, conformément au principe d'anonymat, comporter aucun signe distinctif, tel que nom, signature, origine, etc. Si le travail qui vous est demandé comporte notamment la rédaction d'un projet ou d'une note, vous devrez impérativement vous abstenir de signer ou de l'identifier.*

Tournez la page S.V.P.

INFORMATION AUX CANDIDATS

Vous trouverez ci-après les codes nécessaires vous permettant de compléter les rubriques figurant en en-tête de votre copie

Ces codes doivent être reportés sur chacune des copies que vous remettrez.

Concours	Section/option	Epreuve	Matière
EAE	0424A	102	2765

COMMENTAIRE DE TEXTE EN CHINOIS

还有一个重复多次的梦。八岁以前每次生病发烧这个梦都会如期而至。这个梦很抽象，没有任何情节可追寻，我至今仍无法猜到它隐秘的意义。由于它的多次重复，它的形象清晰而鲜明，像光谱一样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有时是其中的几种，像彩虹，但不弯，是长条形，色彩短而粗，是竖着的，从某一个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充斥着梦里的全部空间，它进入的速度时快时慢，快的时候色彩紧密，几种颜色紧紧挤在一起，让人觉得难受，有时进入的程度慢些，颜色与颜色之间疏朗些，长长一段的红色，长长一段的黄色，从容地鱼贯而来，这时就觉得好受些。有时来势汹汹，头就快裂了，忽然就慢了下来，很像快要憋死了又从水里浮出来。有时不是发烧，只是觉得难受，就会做这个梦。那段时间我体质不好，永远处于准病态，所以总是做这个梦。

彩虹的颜色来自哪里呢？

这个彩虹的梦萦绕我的时候我总是自己一个人，我病的时候母亲总不在，她一年中在家的日子不多。病了我就自己睡觉喝水，以及做这个彩虹进入的梦。从来不吃药，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吃药会增强抗药性，到病得厉害时什么药就都没用了。那个时候我没有邻居，所有的邻居都留在防疫站了，我的母亲到了一个新单位，妇幼保健站，连站长在内一共四个人。大人全部下乡，窄长的房子，四层，地上的一层有一个别人的老保姆，我独自睡在三楼，这是一座奇怪的房子，每层都只有两间小而长的房间。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也许是从前的客栈，隔壁是一个盐仓，墙脚满是硝土，一片一片的。总之我就睡在三楼上，置身于空无一人的黑暗中，彩虹的颜色从另一个黑暗的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

这个梦在我八岁以后就消失不见了，再发烧时也没有再来，永远没有再来。二十多年之后，我三十岁那年，我当时的男友送给我一个黑色的小钟，比巴掌略小，正正方形。有一个晚上我发现这钟面放射出彩虹的光芒，彩色的光线照在发亮的桌面上，成为一小片淡淡的彩虹光。钟面和桌面的彩虹两相映照，构成一个极为奇特的图案。这使我突然记起了小时候做过的那个梦。我至今搞不清楚这种神秘的联系昭示了什么。我跟那人的关系破裂后，才发现，那个黑钟是一个可怕的象征，瘦长白色的指针，黑色的底，像一只长着白须的黑猫的脸，如同岁月一样阴险。

我在梦中一次次地死去，又在醒后一次次复活。在夏天，我的夜晚从五点半开始，我搭伙的防疫站，晚饭是四点半开饭，吃了饭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有时去公园捡红豆，八点多才睡觉。如果哪里都不去，五点半就上床睡觉了，没有人管我，也没有地方可去。一个人在屋子里感到害怕，只有在床上才感到安全。上床，落下蚊帐，并不是为了睡觉，只是为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呆着。若要等到天黑了才上床，则会胆颤心惊。从外面回来，走廊是黑的，只有在纵深的第三个天井那里才有灯，但我不到那里去。我要上的楼梯在第一个天井的旁边，我独自上楼，脚步声在安静的黑暗中奇怪地响着，这使我觉得身后有人，我走两步就回头看一眼，楼梯拐角处有一个灯，但很久不亮了。走过拐角处就能看见天了，是天井的天，有很淡的星星的光，脚步声从天井上空传出去，就没那么响了。我一直往上走，

到三楼，开了门，开了灯，将门背后和床底下全都看一遍，拉上两道木门栓，全身松下来。厕所在房子深处第三个天井的尽头，晚上我从不喝水，这样可以不用上厕所。

如果我五点半上床就没这么害怕。

我上床的时候太阳正在落山，光线很强地照射在床边的墙壁上，我就在明亮的光线中落下蚊帐，这使我感到无比安全，黑暗被我早早地关在房间的外面，它们到来的时候我已经躲在床上了，我靠墙坐在床上，一动不动，背上一片冰凉。有时躺着，太阳由金色变白，变灰，灰蒙蒙的时候异常安静，然后就是黑暗。黑暗到来使我松一口气。有时天还亮着我就睡着了，我在深夜醒来，冥想死亡，我想到一个深长黑暗的隧道，一直掉进去，永不能再回来。

有一个愿望萦绕了我许多年，我幻想死后不用土埋，不用火葬，而是用太空船，将我扔到太空里，我将与许多星星飘浮在天空中，永远不会腐烂（有关太空的知识是我从儿童科普书上看来）。我在黑暗中想像自己浮在太空中，没有空气，没有轻，也没有重，宇宙射线像梦中的彩虹一样呼呼地穿过我的肉体，某个神秘的、命中注定的瞬间，黑洞或者某个恒星炽烈的光焰将我吞没，我将再次死亡。

我按照外婆的年龄估算我的死期，我设想那是在二十一世纪，那将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我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我八岁的时候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信心，不像在长大后那样悲观。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曾跟一个三十八岁的奇女人说我只要活到四十岁，这个女人肤色黝黑，眼眶深陷，美丽而深邃，她当时是个工人，但她读过普列汉诺夫，写得一手好字，她的字在我认识的女人中无人可比。她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北诺。

北诺不是本地人，她说普通话，在一家袜厂当临时工，这使我觉得不可思议。她从不跟人说她的身世，我只知道她没有家，没有固定工作，隐隐感到她可能有一个孩子。她用最平庸的布也能做出美丽而飘逸的衣服。她寄住在N城的一个远亲家里，在过道里铺了一张极小的床，床头是窗台，窗台上晾着她捡来的玉兰花，有些已经干成深褐色了。北诺说，干玉兰花瓣用来泡在水里当茶喝。北诺说我只想活到四十岁太悲观了。第二年暑假我到N城去，北诺已从袜厂消失了，她的亲戚也说不清她的去向。

北诺一下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如此奇异的女人她要到哪里去呢？她要干什么呢？我猜不透。

美丽而奇特的女人，总是在我生命的某些阶段不期而至，然后又倏然消失，使我看不清生活的真相。生命的确就像一场梦，无数的影像从眼前经过，然后消失了，永远不再回来，你不能确定是不是真正经历过某些事情。

我常常想，只要我写下来，用文字把那些事情抓住，放在白纸上它们就是真正存在过的了。我甚至不相信电脑，我的电脑不带打印机，我在电脑上写作，存在硬盘和软盘里，机器一关，就什么也没有了，写作像做梦，关机就像梦醒，我不能确定我刚刚写的东西是否真的能再出现，因为我不能随时看见它们。每当我写完一篇小说，我总是来不及修改订正，

常常是急如救火地找一个可以打印的地方把文字印出来，只有看到了文字我才会心安。在这种不放心的状态下写作使我很不舒服，于是我放弃了电脑，重新获得了自由。

我不知道北诺是不是我的梦，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本来我可以去查一下我的日记，这是我的记忆的可靠见证，但我来北京的时候行色匆匆，无法将几十本日记随身带来，我想等我安顿好了再回 N 城运行李。我在电影厂的宿舍在道具车间旁边的房子里，车间周围长着很高的草，从来没有清理过，我隐隐感觉到，有一天它们会带来灾难，火焰飞舞的情景不止一次在我梦中出现。我走后不久，道具车间果然就被一场大火毁坏了，我宿舍中的日记本也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我三十岁以前全部经历的文字记录灰飞烟灭，无处可寻。也许正是因为这场大火导致了我的这部小说，我打算回忆我的前半生，把模糊的往事放在安全的纸上。

但那场大火把回忆和想像搞混了，我确实不知道是否真有一个北诺，除非她本人看到我的小说，亲自向我证实这一点。

现在我要告诉你去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六月份，在一个带有“九”字的日子（这个数字跟我有某种神秘的联系，每逢这个数字的日子我总会格外不安，时刻准备着奇迹的降临）。那天傍晚我从家里出来，漫无目的地在二环路的人行道上行走。我走在北方陌生而单调的植物中间。四周很静，远处有些模糊的行人。我听见背后有人走动，声音很轻微，我想这是一个十分年轻不同寻常的女孩，我回过头，果然看到我身后四五步的地方站着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她的长发随意飘着，垂到腰际，她穿着一件又大又长的衣服，既像衬衣又像风衣，这件衣服正如这个女孩，让人说不出身份。这个女孩说她小时候在 B 镇，我说我怎么不认识你呢，她说你不是不认识，而是忽略了。她说起小时候的事情，她说她住在我所住的街道，她也总是五点半就上床睡觉，比普鲁斯特还早。她说起小时候的事情和做过的梦，竟如我的一模一样。

她的话使我一阵阵发冷，我喃喃问道：你是谁？是我的影子，还是我虚构的人物？女人诡秘地说：如果知道了真相你会承受不住的。我虚弱地低声说：请你一定告诉我，你告诉我，你是谁？你是我虚构的吗？

女人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字地说：恰恰相反，你才是我虚构的。我全身发软地看着她，我问：怎么才能证明我是虚构的呢？

女人看了看我，说：总会得到证明的。

我们一直往北走，走到河边。远处有一些人在乘凉，但他们都木然不动，汽车开过，光柱在他们身上瞬间滑过，然后归于黑暗，看起来很像一些竖立在河岸上的墓碑。

女人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吗？

我说：不知道。

女人说：你没有意识到，你在等待某种神秘的东西，你在小说里曾多次提到，河流是冥府的入口处，但你并不知道，在哪一个特定时刻能与阴间接通。女人说：我曾得到过一位大师的指点，按照他的精密计算，眼前这条河，从上游流过来的河水，将于今夜三点零三分与冥府接通，接通的时间只有半分钟，但这足够了，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要送到冥府去，只需举行一个仪式就能做到。

我马上想到了我的父亲，他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应该送给他什么呢？送玫瑰，还是栀子花，或者是芭蕉叶子，可惜北方没有。

女人说：让我们一起来等待这个时刻，我将陪伴你，你的仪式一旦结束我随即离开，你若是需要我，你可以在明年的这个时刻到这里来。

午夜时分来到了，漆黑的河面上泛起一些灰白的亮光，像天色微明的薄光，既虚空，又富有质感，给河岸带来了清凉的气息，这片灰白色的亮光从天边一直延伸下来，从我们的身边流过，把我们与世界隔开，而把另一种庄严久远的东西传导给我们。

我说我想把玫瑰放进河里去。女人说：在你的意念中将玫瑰一朵一朵地放进河里，意念要非常清晰，要一朵一朵地放，注意不要让它们倾斜、覆没、沉到水里，要让它们浮在水面上，在意念中将玫瑰放满整条河，直到你闻到它们飘动的芬芳，这个仪式就完成了。

我按照她的指引，像做气功一样坚守这个意念。我果然闻到了一种奇异的香气，满河的玫瑰在我面前浩荡而下。

仪式结束之后，神秘的女人果然离开了，河岸上的人们仍伫立不动，他们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月光下如墓碑，使我想起罗伯·葛利叶的一部电影。

以上经历我写过一篇小说发表。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而我将不会忘记在次年的那个时间到护城河等候那个神秘的女人。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第一章